**杜虹〈那一夜我們護送螃蟹過馬路〉**

關上車門的剎那，大雨忽然傾盆而下，車上的人一陣嘩然。

「怎麼下起大雨來了？」

「下這種與牠們會出來嗎？」

「可能不太樂觀，牠們的卵成熟後泡淡水會不能孵化，應該不會在大雨中出來冒險。」

「可是當地居民說下雨天也有不少螃蟹顧馬路。」同事們你一言我一句，車已駛離辦公室所在的山坡。

墾丁地區環海幾乎都建有寬闊道路，自立夏至中秋，每逢月圓之際，均可見抱卵的陸棲螃蟹橫越馬路至海邊釋放卵粒；這些抱卵母蟹為繁衍後代不辭長途跋涉由山林向海洋，過程中卻常因車禍喪命於路面，在牠們主要的活動區段，總有許多蟹屍橫陳；而母蟹尚未及將卵釋放至海中即身亡，關聯到族脈衍續的問題……這一夜，我們試圖伸出援手。

車行屏鵝公路上，大雨裹住車燈，視線一片迷濛，幾雙眼睛望著擋風玻璃上賣力搖擺卻刷不出清晰視野的雨刷，一路摸索來到鄰近鵝卵鼻的小聚落，停車即見三隻地蟹科的毛足圓軸蟹被輾碎在一處，而另一隻正行至路中央，不遠處卻有車燈向牠疾馳而來！我們見狀立即衝入雨中，擋在螃蟹前方，以手電筒的光攔下迎面奔來的車輛，始它減速從旁繞過，然後趕著螃蟹過馬路。然而螃蟹見人靠近即如臨大敵般：撐起身子、舉臂跨足、左移右退，宛如一位架式十足的武林高手，卻渾然遺忘了方向！風雨掀傘襲人全身，牠還東奔西竄不肯向前，偏偏遠方車燈又快速接近，真教人慌急……

毛足圓軸蟹平日棲息活動於林下或岩洞中，隔馬路與大海相望，在這繁殖季節，母蟹將體內的受精卵排出體外之後，先把卵粒黏抱於腹部(如此可給予蟹卵適當的保護)，待懷中的卵成熟近孵化階段，抱卵母蟹便步出林間，將卵送至海水中孵化。而由於路旁排水溝的阻隔，母蟹多集中於水溝加蓋的區段過馬路，我們便在這個區段來回守護，至後來，因為螃蟹的慢動作及見人靠近即驚慌不辨前路的模樣，同事們乾脆在緊急時將牠們捉起送過馬路。

據學者研究指出，這類蟹的卵到了成熟末期，對於滲透壓極為敏感，生殖演化使得牠們的卵必須在海水中才能順利孵化，此時期若浸泡淡水過久將無法孵化。也許懷中的卵已經成熟不能再等，也許擔心過多的雨水將使卵泡壞，大雨裡還是有許多母蟹趕往海邊。牠們三三兩兩陸續從黑暗的林子裡爬出來，聞辨海的氣味無畏向前，在這已經可以聽見海音的馬路上，把生命交給運氣──新生命的誕生需要海洋，而越過馬路是到達海邊唯一的途徑，牠們並無其他選擇。若得好運氣將卵順利交給海洋，之後母蟹還要回歸居住的山林，於是得再過一次馬路……

這是一種多麼奇妙的演化？母蟹如此不辭艱難抵達海邊，而孵化後的小螃蟹成長至一階段，又得回溯到林間生活。

「牠們為何演化出這麼辛苦的生殖方式？」我問。

「可能海洋食物較豐富。」同事說。

這種「上山下海」的生命型態。的確較能利用不同環境中的生態資源，而在人們來到海邊築路之前，上山下海的過程也不算太曲折，但如今牠們必須越過水溝、穿過馬路，某些路段還得再鑽過道旁護堤才能到達繁殖的場所，族脈的衍續伴隨著生與死的賭注。

不遠處有二盞燈光在路旁尋尋覓覓，但探索者並非與我同來的人，看那燈光移動的情狀，心中頗覺有異，於是邀一位同事前去探看究竟。

原來是兩名十二、三歲的孩子，一個身上套著輕便雨衣，一個上身打著赤膊任雨淋洗。

「你們在做什麼？」我問打赤膊的孩子，並盯著他手中的網袋。

「捉螃蟹呀！」他打開網袋讓我看到捉到的兩隻螃蟹。

「你們捉螃蟹要做什麼？」

「吃呀。」他理所當然地回答，又頗自然地問：「你們也是來捉螃蟹嗎？」

我一時語塞。

「我們來護送螃蟹過馬路。」同事不太自然地回答。

那孩子聽同事如是說，以有趣的目光笑看我片刻。

「你知道這些螃蟹為什麼要跑到馬路上來嗎？」我問。

他搖頭。

「牠們都是要到海邊去產卵的螃蟹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他又打開網袋。

「不信你看牠肚子下面是不是都有卵。」

他檢視過螃蟹繫滿卵粒的腹部，憨憨的笑著。

「你們把抱卵的母蟹捉來吃了，等於也把幾百隻小螃蟹一起吃下去了。」

他正遲疑，卻傳來另一名孩子的催促聲：「趕快走拉！」語氣中帶著急於甩開我們的煩躁。

「把螃蟹放了好嗎？讓牠們有機會把卵生下來，以後螃蟹才會愈來愈多。」他們在前面走，我們在後面跟，雙方都頗固執。

「雨下得這麼大，回去休息了啦。」然而他們卻繼續轉向通往林間的小徑。這些孩子在這裡土生土長，對於螃蟹出沒的所在，想必比我們更清楚。一路跟隨，我稍落後，而平時像個藥罐子的女同事此時卻亦步亦趨地緊隨在兩個孩子身後，嘴上好多歹說。當其中一個孩子又捉起一隻螃蟹，我們不得不祭出最後法寶：「在國家公園裡捉螃蟹是違法的，我們是國家公園的工作人員，如果你們真的不聽勸告，我們只好請警察來取締了。」

「那你們每個月十五、十六、十七都要來才行。」著雨衣的孩子挑釁地說。他們果然對螃蟹的動靜瞭若指掌。

或許是被跟煩了，或許最後的恐嚇起了效用，兩個孩子終於在我們的目送之下轉回家門，而他們的家，便在港灣前，母蟹往海邊路徑之處。如果陸蟹的保育得不到他們的配合，成效恐怕要大打折扣。

這些陸蟹過馬路的區段長達數公里，雨勢轉小後，我們繼續驅車沿途觀察，並討論該如何減少母蟹由山林至海洋的阻礙及傷亡。不久，車燈中出現為數不少的蟹群。這個區段的陸蟹以方蟹最多，個體較地蟹科螃蟹稍小，牠們除在馬路上爬行，水溝邊也有不少(也許還在摸索跨越水流的途徑)，當夜裡有車燈滑近，一位同事急忙彎身欲將行至路面的螃蟹捉起，忽然卻聽到他尖叫呻吟，隨即見他拇指流下鮮血，而那隻從他手中逃脫的螃蟹已經斷落一支前螯──同事一時大意，以錯誤的方式捉蟹，於是被受驚的螃蟹以螯夾傷，而那隻螃蟹在傷人之後則以自割的方是捨去一臂──螃蟹在緊急情況下自割逃生是常見的現象，自割的部位多在可以防止血液流出再生能力旺盛的關節處。在大自然中與野生動物接觸，可真大意不得，牠們受驚之餘總會出現防衛行為，一不小心可能兩敗俱傷。

夏秋是墾丁地區的雨季，區內陸蟹的繁殖季節也恰恰多在此時，而雨季排水溝的水量多且湍急，我們沿溝邊觀察是否需要為母蟹搭幾段便橋？徒步一段路，發現這裡也有居民提燈在溝邊捉螃蟹，這回他沒說要吃，而是說捉給孩子玩，我們當然免不了一番勸說，他隨後也在我們目送下返回路旁家中。顯然，若想維護陸蟹的族群數量，當地居民將是重要的遊說對象。

回程，見那兩位捉螃蟹的孩子在離家有段距離的大馬路邊與人說話，我們停車招呼，並詢問：「這麼晚了你們還在這裡做什麼？」

「我們在護送螃蟹過馬路。」著雨衣的孩子調皮地說。而在他的腳邊、我的身前，路面上有一隻被車輪輾碎的螃蟹，肢首異處、卵粒灘散成片……

「好，下個月月圓的時候，我們到你家找你出來一起護送螃蟹過馬路。」同事似真似假地說。

也許無須等到下回月圓，以後我們恐怕得常常去找他們……